



今年11月16日,“美国国家图书奖”在美国纽约揭晓。本年度,共有1223部著作提交给评奖委员会。如果按照种类来划分大体如下:小说类315部;非小说类441部;诗歌类189部;青少年文学类278部。与2010年参评的1115部相比,在总数及分类上都有提高。那么,今年奖项都有哪些作家最终入围?获奖作家的作品有何独特之处?今年的评审又体现了美国当代文坛的哪些特点?

《拾骨》:一部令人伤感的小

在“小说类别”中,最终入围的5部作品分别是:沃德(Jesmyn Ward)的《拾骨》(*Salvage the Bones*)、克里瓦克(Andrew Krivak)的《旅居》(*The Sojourn*)、奥布莱特(Tea Obreht)的《虎妻》(*The Tiger's Wife*)、大家(Julie Otsuka)的《阁楼上的佛像》(*The Buddha in the Attic*)和珀尔曼(Edith Pearlman)的《双目观察》(*Binocular Vision*)。最终胜出的是沃德的《拾骨》。

沃德是一位非裔美国女作家,出生在密西西比州的德莱尔,现居于此。她曾经在斯坦福大学学习写作。2010到2011年度,她曾任密西西比大学的访问驻校作家。说起来,沃德应该算是一位新作家。她在2008年才出版了第一部作品《哪里疼痛》(*Where the Line Bleeds*),颇受好评。沃德现任南阿拉巴马大学的创意写作教授。

小说《拾骨》讲述了14岁的不幸女孩儿埃斯克的故事。她小时候,母亲因难产而去世,父亲是个酒鬼。造成母亲死亡的小弟弟差不多就是由埃斯克一手带大的。有一天,埃斯克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,而她怀孕的男孩儿不过是把她当成玩具而已。恰在此时,家人得知飓风将会席卷她们位于密西西比的家乡。这个时候,就连父亲也开始担心飓风到来所带来的破坏。埃斯克和她的三个兄弟决定把门窗堵死,然后存储一些食品以应对未来的风暴,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食物以及物品可以让她们去储存。至此,飓风成为了故事的大背景。而小说主要讲述了此后12天中,孩子们尽量为了家人而互相做出牺牲,努力去维护家庭中那份难得的亲情。

■ 动态

“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·微山湖奖(2011)颁奖典礼”暨十周年庆典在京举行

本报讯 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主办的“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·微山湖奖(2011)颁奖典礼”暨十周年庆典12月1日在京举行。英国作家理查德·弗朗西斯的《古泉酒馆》、法国作家让-克里斯托夫·吕芬的《卡迪巴》、俄罗斯作家奥克利加·斯拉夫尼科娃的《脑残》分享了本届“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·微山湖奖”,3位获奖作家均赴京领奖。

《古泉酒馆》讲述了英格兰南部的一个酒馆的故事,从小人物的生活中发掘出故事,在日常生活的细节中发掘出诗意。理查德·弗朗西斯在颁奖典礼的致辞中称该书是一部非常“英国”的书,它讲述了一天之内发生在酒吧内的故事,讲述了个人经验融入社会大众的过程、生活的意义和死亡的前景。弗朗西斯说,《古泉酒馆》能被中国读者接受,意味着无论地域差异有多大,不同地方的人们对于人生基本矛盾的感受是共通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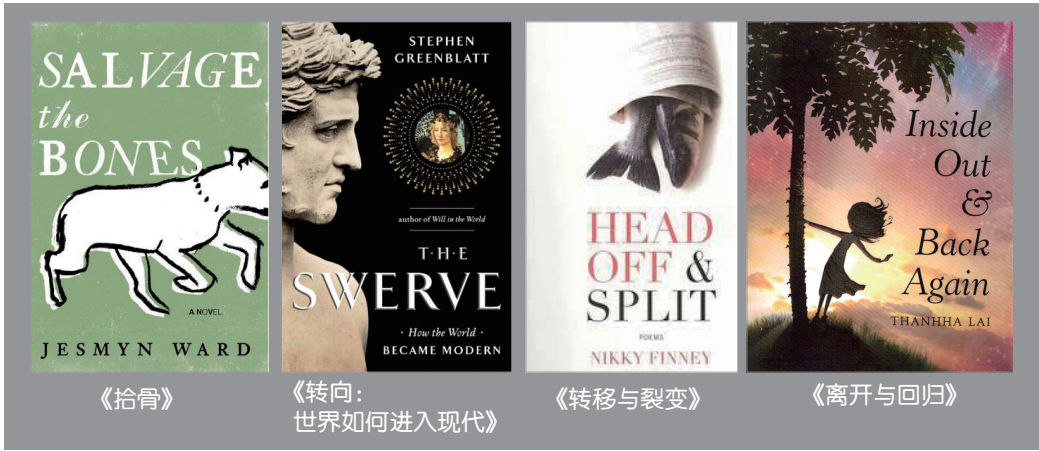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《卡迪巴》涉及当下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:“恐怖主义”。小说讲述了一个就职于外交部的法国女人被卷入一起危险事件中,随着情节展开,她的身份逐渐明朗:介于欧洲和伊斯兰两个世界之间,两种文化冲突造成了主人公身上的矛盾。作家让-克里斯托夫·吕芬曾凭借《埃塞俄比亚人》(1997)和《巴西红》(2001)两次获得法国龚古尔文学奖。《卡迪巴》在描述法国和阿尔及利亚两种文化冲突的现实的时,也提醒读者警惕极端主义的威胁。

俄罗斯“布克奖”得主奥克利加·斯拉夫尼科娃的作品《脑残》通过一个俄罗斯当代“新人”的荒诞遭遇,探讨了在旧有意识形态结合网络暴力对个体生活的侵犯下,坚持并捍卫自由的可能性。俄罗斯媒体称小说主人公是俄罗斯的“当代英雄”,斯拉夫尼科娃说,无论是莱蒙托夫时代的“当代英雄”毕巧林,还是自己笔下的主人公马西西姆·叶尔马科夫,都既不是“正面的”,也不是“负面的”,这样的人物形象更能引起人们的同情和思考。

2011年“美国国家图书奖”:

少数族裔的历史与现实

□郭英剑



该书仿佛在告诉人们,一首诗可以改变世界。但其中对于历史文献细节的挖掘和思考更为引人入胜,也让人们看到了历史文献的丰富多彩之处。

《转移与裂变》: 展现非裔美国人的情感世界

“诗歌类”最终入围的5部作品为:芬尼(Nikky Finney)的《转移与裂变》(*Head Off & Split*)、科曼亚卡(Yusef Komunyakaa)的《变色龙沙发》(*The Chameleon Couch*)、菲利普斯(Carl Phillips)的《双重阴影》(*Double Shadow*)、里奇(Adrienne Rich)的《今夜没有诗歌》(*Tonight No Poetry Will Serve: Poems 2007-2010*)和史密

(Bruce Smith)的《祈祷》(*Devotions*)。获奖者为芬尼的《转移与裂变》。

芬尼现任美国肯塔基大学的创意写作教授,此前出版过3本诗集,其中,《世界是圆的》(*The World Is Round*)获得2004年富兰克林诗歌奖,《大米》(*Rice*)则获得1995年PEN笔会美国公开书目奖。

《转移与裂变》是芬尼的第四部诗集,其所描述的主要人物和事件都来自非裔美国人,这其中既有历史人物如民权运动的女领袖帕克斯,也有当代人物如前国务卿赖斯;既有堕落少女,也有被遗弃的女人。在她的笔下,情色、政治与家庭事件,都以艺术与激情的方式表现了出来。

《离开与回归》: 越南裔少女的奋斗之路

最终入围“青少年文学类”的5部作品分别为:赖(Thanhha Lai)的《离开与回归》(*Inside Out & Back Again*)、比林斯利(Franny Billingsley)的《钟声》(*Chime*)、爱德华森(Debby Dahl

的市场、各式各样的传统,还有热情的朋友以及她自己喜爱的木瓜树。但很快,越南战争爆发了,战火烧到了自己的家乡。哈的父亲在越战中失踪了,她和母亲以及三个哥哥一起逃离了西贡。她们一家登上了驶往希望之地的轮船。她们先是抵达关岛,接着到佛罗里达,最后抵达阿拉巴马。在美国,她们一家找到了避难之所,但迎接她的不是友好欢迎,而是一些同学极为不友好甚至是卑鄙下流的粗暴对待。可以说,哈在阿拉巴马发现了不一样的世界:冷漠的人们、无趣的食物、奇怪的景物。但故事的动人之处在于通过一个小姑娘的视野,让人们看到她在移居新国家时的变化、梦想和悲伤。

该小说的写法独特,采用了简单易懂、短小精悍的自由体方式,很好地再现了一个移民儿童的真实生活。哈的故事取材于赖的个人经历,从一个儿童难民的视角,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作者曾经

阿什贝利:老诗人荣膺杰出贡献奖

除了上述4位作家获奖之外,现年84岁的老诗人阿什贝利(John Ashbery)荣膺2011年度杰出贡献奖章。阿什贝利曾经是“美国国家图书奖”的获得者,其著作也曾4次入围。他是杰出贡献奖的第21位获奖者。

阿什贝利1927年出生于纽约。他本科毕业于哈佛大学,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。从1953年起开始诗歌创作,此后出版了诗集,获得过美国几乎所有重要的诗歌奖项。他的诗集《凸镜中的自画像》(*Self-Portrait in a Convex Mirror*)获得了美国三大奖项:美国国家图书奖,普利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批评家奖。其作品被翻译成20余种外国语言。

与此同时,迈阿密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创办人之一卡普兰获得公共服务奖。卡普兰是美国书商协会的会长。在创办书店、创建图书博览会和高校图书馆建设方面都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少数族裔的历史与现实

今年的获奖人选及其作品体现了当今美国文坛的一些典型特点。

首先是新,即新人新面孔居多。除格林布拉特

其次是少数族裔写作者居多。所谓少数族裔有两层意思,第一,四位获奖者之中,除了格林布拉特之外,两位是非裔作家,一位是亚裔作家;第二,同样,在四位获奖者中,有三位为女性。

第三是上述少数族裔作家作品的主题、人物与故事也都与少数族裔的群体及其生活密切相关。沃德描写的是自然灾害面前黑人家庭的爱情情仇,芬尼用诗歌在为黑人的历史与现状呐喊,赖则以动人的笔调细致入微地展示了亚裔在美国艰难的奋斗之路。

即使在当今美国,现实生活中的公平问题以及少数族裔群体的历史与现实际遇,仍旧是作家写作的焦点,也是读者关注的焦点。

■ 瞭望台

那些不该被遗忘的边缘人

——读汤姆·富兰克林的《被遗弃的人》 □禾 刀

见不到一个客户,但他乐得其所,因为这样他就有了更充足的时间,全神贯注地投入到自己喜爱的书籍中。在无数努力化为缥缈的云烟后,他甚至懒得花费心思去找一个能够与自己厮守的伴侣。然而,因为两起凶杀案,拉里无端又被卷进生活的旋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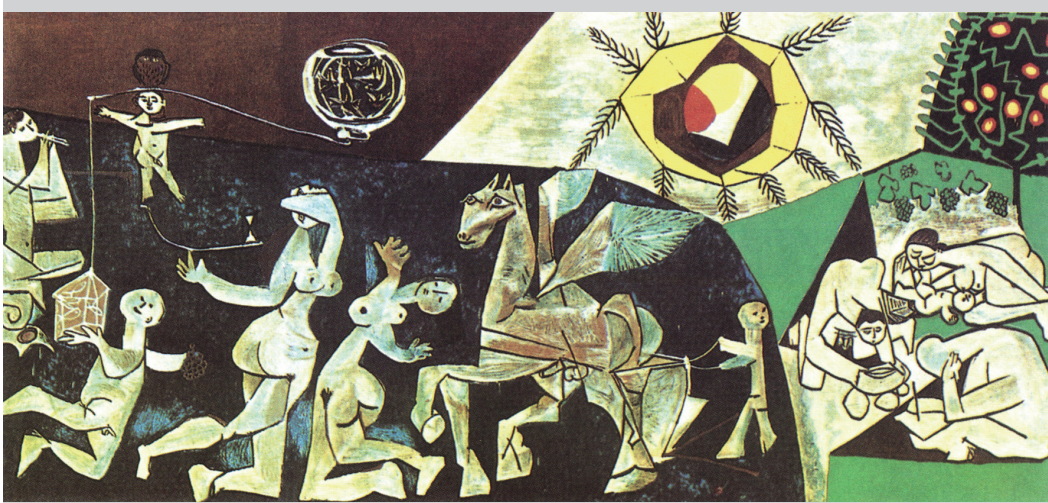
几乎没有人想过要替拉里昭雪,不幸中的万幸,那个曾让他背了25年沉重黑锅的兄弟塞拉斯,总算鼓起了揭开真相的勇气。但此时,塞拉斯已经从当年的棒球明星华丽转身为警察,更主要的是他摆脱了黑人与白人交友和辛迪失踪事件的纠缠。但此时的拉里,却已经从一位孤独的少年坠入涉嫌杀人的新孤独。拉里本不欠这个社会上的任何人,但社会却对他如此不公平。

拉里是看似五彩斑斓的社会中的异类,是边缘群体中的边缘。他的生活对绝大多数人而言是无关紧要的,但却是这个社会人们生活质量的真正底线。由于他缺乏朋友,缺乏社交圈,缺乏帮

助呵护,他的生活看似平静,却经不起一点风吹草动。

汤姆·富兰克林将笔触伸向拉里这样的边缘群体,不仅仅在于构思了一个悬疑作品,更在于透过拉里这个特殊标本,展示社会世俗惯性的强大力量。绝大多数人自以为是的“主流”,很可能正是对极少数人权益造成破坏的主要力量。对更多身处社会边缘群体的人而言,其生活并不一定都像拉里这样具有戏剧性和偶然性,这从另一个角度阐释了对社会边缘群体加以关爱的重要意义。某种意义上,文学关注社会边缘群体,也是它走出被边缘化苦恼的一个途径。

作家主动关注社会的边缘群体,文学才可能以自己的独特魅力唤醒更多读者认清社会的不同结构,让文学的内容更为切近生活。更主要的是,读者可以从中学得,对于每个人身边可能被边缘化的那些人,自己到底能够或者应该做点什么。



和平(油画) 毕加索 作

(王 杨)